



从热度上看，中国观众对欧洲杯的热度远不如从前。由于时差的关系，中国球迷想要完整观看这个可能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，需要熬夜才能实现，而且是连续熬夜。随着荷兰、葡萄牙、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几支大热门相继被淘汰出局，大部分中年球迷纷纷表示，“我的欧洲杯结束了。”即便如此，有数据统计，在欧洲杯期间，城市中足球场的出租率提高了近九成。一些曾经只能靠出售饮料勉强维持的场地，也在这段时间内被订空。傍晚和周末的黄金时段，甚至出现了价格翻倍的情况。更有趣的是，活跃在这些野球场中的人，既不是兴趣班里的孩子，也不是高考完放飞自我的学生，而是一群发际线堪忧、身材控制失败、穿满了运动护具的中年男人。



## 野球场上，中年男人们没有名字

### 比喝酒还难约的足球局

人到中年，社交骤降，酒局成为了中年男人们消遣的首选，“不挑时间、不挑地点、不挑天气，有俩人就能成团。”老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。

但出于对身体的考虑，没有哪个妻子会接受自己的老公天天在外面喝酒。老宋今年40岁，研究生毕业后，在一家企业工作已经18年了。其间娶妻生子，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大的8岁，小的3岁。

平日下班后的时间，老宋几乎被两个孩子占满了，“给大的改作业，给小的讲故事。”周而复始的枯燥生活，令老宋感到疲惫、压抑，但这种情绪没有办法与妻子分享。“因为她面对的是与我完全相同的生活，能理解，但没法解决。”在一年“双十一”之前，老宋的购物车里全是孩子的东西，“尿裤、纸巾、衣服、鞋子、水壶、书包……”老宋被妻子要求，要在凌晨12点后完成付款。

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的老宋只能在床上半躺着强撑，一边刷着电商软件，一边盯着时间。就这个时候，大数据为他推送了一件商品，那是一双足球鞋，碎钉全皮的，原价890元，特价210元。

老宋心动了，从小爱足球的他，从未拥有过一双真正的足球鞋，小时候父母给买的黑红配色的橡胶足球鞋，老宋穿过很多双，每次都是把鞋底的胶钉磨没了，磨漏了，父母才肯给他换一双一模一样的。就这样，在凌晨12点前，老宋把那双足球鞋加到了自己的购物车里，点击完“全部付款”的按钮，手机没顾得上充电，老宋就睡着了。那是一双纯红色的足球鞋，本命年过去后，老宋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红这个颜色。他决定启用这双“战靴”。

他开始给曾经的同学、朋友发微信，“最近好吗？找个时间踢球么？”接到的反馈大差不差，“最近太累了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坐坐算了。”老宋很坚持，“喝酒就算了，咱踢球去吧。”朋友回复：“哪有踢球的时间，大家都那么多事，再说踢完挺累的，万一再伤着哪，划不来啊。”在陆续发了几个晚上微信后，老宋放弃了。他很理解朋友们的苦衷和借口，人到中年身不由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

老宋回忆起自己中学的时候，那时男孩子没的玩，最有趣的就是踢球了，放学后孩子们用书包放在土地上当球门，能从天亮踢到天黑，有的时候没足球，踢饮料瓶子都能踢得很激烈，白天在学校踢球，回家看甲A联赛，看意甲，看世界杯……“小时候最容易组织起来的就是一场足球局了，几十年过去，我们都大了，足球局怎么就那么难组了呢？”老宋有些唏嘘。

在一次周末送儿子去补课的间隙，老宋一个人拎着那双红色的足球鞋，找到了一个足球场，他想碰碰运气。

### 被捡到“组织”里的中年男人

在野球场里的中年人，没有单位中的头衔，甚至没有名字，有的只有绰号，“野猪”“坦克”“窜天猴”“肉山大魔王”，从这些绰号里依稀可以看出这些人踢球风格和身材。老宋是幸运的，他第一次拎着球鞋在场地围观，就被“大炮”发现了，大炮比老宋大5岁，经常和别人吹嘘年轻时当炮兵的经历，于是得到了大炮的绰号。

大炮在场上司职中后卫，185厘米的身高和将近200斤的体重，让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对于对手的前锋很有压迫性。他声音很大，总是在场上大喊大叫，并解释称，“踢中后卫，会沟通很重要，我们不能踢哑巴球。”那个下午，大炮很早就发现了老宋，对于这种一个人拎着球鞋来球场的中年男人，大炮见怪不怪。比赛进行不久，场上那位名叫“野猪”的男子电话响了起来，接起来就是5分钟，最后，竟然端着手机走出了球场，场上少了一个人。

“喂！红鞋子！你会踢边后卫么？会踢就上！”这是大炮跟老宋说的第一句话，从此，老宋在球场上的名字就变成了“红鞋子”。老宋那天发挥得并不好，没有上学时水平的一半，身体也不怎么听使唤，一下午竟然累得够呛。下场后，大炮举着手机找到了老宋。“来，扫一下，我把你拉进来，以后有时间一起玩。”

就这样，老宋被“捡”到了组织里，那个群有92个人，群名很长，叫做“夕阳下奔跑的身影是我们逝去的青春”。那个群不算很活跃，很多人甚至从不在群内发言，只有在有球局接洽的时候，才会在名单后默默署上自己的名字，偶尔因为足球新闻和比赛的讨论也很克制，从不会像年轻人的论坛里那样，因为“梅西和C罗哪个更强”这样的话题互相问候家人。

就这样，老宋和妻子商量，每个周末在儿子上补习班的时间，自己去踢会儿球，因为不耽误事，妻子答应得很痛快。“去吧，悠着点别受伤，踢球怎么也比喝酒强。”踢球的场地、时间并不固定，哪里便宜条件好，有档期，就租哪里的场子，老宋不会告诉妻子，有的时候他要往返80公里去踢球。

每次来踢球的人，同样也不是固定的，“缺勤”成为中年人踢球的高频词。出差、加班、小孩补课、老人生病……他们踢球的时间，从来由不得自己。当然也有来去自如，自由如风的，那就会成为群里众人艳羡的对象。就连自嘲为“闲人”的大炮，也不能全勤。因为人不固定，大家在场上的位置也就不固定，互相将就着来，没人愿意去守门，就轮流去，谁累了就去球门那边歇一会儿。

大炮对记者说，“我们这种业余玩玩，不是专业的，不那么讲究位置，有体力状态好，就去边路突一突，这礼拜身体状态不好，就在中路怼一怼，无所谓的。”群里有个大哥，大炮都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就知道他是老板，每次来踢球开的车都不一样，最贵的够在这个城市买一套房。

“那个老板喜欢踢球，但是球踢得不行，他一来我们就让他踢后腰，这个位置看上去很重要，但是对于老板来说最合适，不需要太多跑动，也不需要太多的技术，球来了你给分出去，进球了还算你传得好，丢球了也没人怪你。”

每次“老板”来踢球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因为不用平摊这次的场地费，还有免费的饮料喝。“你以为踢野球就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？不是，这里面也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，你会为人会聊天，大家就愿意跟你玩，你满嘴脏话，脾气差也会遭受排挤。在场上也得会来事儿，有的球明知道传过去进不了，你传就是懂事，不传就是不懂事，这些都是生活阅历……”大炮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球场生存之道。

大炮还记得，一次球局结束后，“老板”请大家去郊区的农家乐烧烤，那次“老板”把自己喝多了，一直说着“自己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没人理解自己，钱是赚了不少，但没几个真朋友”。

### 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

很多中年人为自己参与的体育运动冠以“健身”“养生”的目的，但事实上，真正活跃在野球场上的中年男人，很少把这样功利的字眼挂在嘴边。踢一场球能达到怎样强身健体的效果，没人知道，至于养生，在野球场拉伤的、断腿的、淤青的不计其数，仿佛也跟养生关系不大。

“这话说出来你别不信，就是喜欢。”说这话的是小侯，他是大炮的球局里年纪最小的，去年博士刚毕业，他速度快，体力好，往往可以在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破门，因为年纪小，大哥们都很让着他。去年因为疫情，小侯没办法回老家过年，那一个年他都是在球友家蹭吃蹭喝度过的。“饺子、烧鸡、大鲤鱼……吃得一点不比家里差。”

由于突破多，高速带球多，小侯是球队里受伤最多的球员。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罗列了自己受伤的部位，大腿、小腿、膝盖、脚踝、后背都伤过，野球场往往没有裁判，只有相对正经的比赛才会有裁判来。“他们下脚都特别黑，尤其是企业的队伍。一个领导带着几个愣头青，愣头青就给领导传球，领导负责胡踢，那种比赛受伤的的几率就很高。”

有的时候企业组队过来比赛，裁判也是他们花钱请的，那裁判在场上，就像对手多了一个球员一样。野球场上经常有打架的事情，但绝大部分在球场内就解决了，很少有人真的因为踢球打架而报警。“有的人脾气本来就不好，或者平时工作压力大，在场上容易带着情绪，不顺心就容易爆发，身体接触一多就难免发生摩擦。”

“有一次球场上来了个前职业球员，觉得自己很牛，技术确实好，但身材都走样了，我过了他两次，他就不乐意了，直接冲我的脚脖子下脚，那一场下来我腿上全是紫的。”那次大炮发了脾气，在场上揪住那个球员不依不饶，“都是来玩的，你不能把我们孩子废了。”最后，还是小侯抱住了大炮，他才没动手。“现在回想这些，还挺有意思的，这都是足球的一部分。”小侯说。

“年轻人像小侯这样喜欢踢球的，不多了，他们小的时候就比我们玩的东西多，接触的也多，没有我们曾经的那个环境了，这正常，不喜欢总不能逼着人家踢，踢球不就是为了开心么？”大炮对这个事看得挺开。今年欧洲杯，老宋一场球都没看，但这期间群里组织的球局，他却一场没落下。

周末傍晚，球局结束，老宋照例拎着红球鞋向停车场走去，身上的T恤已经完全湿透，车里备着全套干净的衣服，他坐上车，发动，把空调的冷风开到最大。老宋掏出手机，向群里支付了55元的群收款，付款人的名字是“红鞋子”。他转动方向盘离开球场，“红鞋子”这个名字也将暂别他一周。今年秋天，老宋准备再买一双足球鞋，价钱不重要，颜色一定要是红色的。（应采访者要求，老宋、大炮、小侯均为化名）

来源：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 胡克非